

裁風剪雨

何乃健・秦林・韓牧



文學書屋

作者简介

何乃健

原籍广东顺德，1946年生于曼谷。

著作有“碎叶”“那年的草色”“流萤纷飞”。

秦林

原籍福建厦门鼓浪屿，1944年生于吉兰丹哥打峇汝。

著作有“新星集”“小阳春”“喷泉”“登高吟”“芦苇集”“秦林诗抄”“啁啾集”

韩牧

1938年生于澳门，现居香港。

著作有“铅印的诗稿”“急水门”“分流角”“回魂夜”。

GIFT ITEM

裁风剪雨

何乃健·秦林·韩牧



FAS

UTAR LIBRARY



U000022856

文学书屋



078912

雨剪風裁

劉健 · 林健 · 謝清

裁風剪雨

督 印：陳松沾
作 者：何乃健 · 秦林 · 韓牧
封 面：謝清
責任編輯：列薇
出版發行：文學書屋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Tel: 3380293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版 次：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初版
印 刷：South East Printing Pte. Ltd.
ISBN : 9971-975-02-5
定 价：S \$ 3.60 M \$ 4.00

FAS
chi

PL

2861

E264

C35

1984

目录

前言 1

何乃健

几簇小野菊	7
爱情，弓弦	24
对流雨	25
来了，晨	26
卖火柴的女孩	28
春之恋	29
舍利子	31
停了，心跳	32

秦林

卡门小唱	35
七月杂咏	38
四月 阳光晴美	
平淡的梦	
临崖杂想	
八月杂咏	41
倾注夜色	
八月	
高歌今宵	
日子	43
果园	44
语言	45
风吹芦苇响	46
声音	48

蓦然回首	49	
多美好的平安夜	50	
小城组诗	52	
小城小谣	54	
观发刻展览会有感	56	
风景	57	
旅人小札	58	
我们的国土是一颗星	59	
卡门组曲	60	
彼崖冷然——给尤琴		
晚会——给原甸		
裸体的月光——给韩牧		
形象		

韩牧

遥寄南方的朋友们	65
个人资料	68
乡野小品	86

前言

(一)

认识韩牧，始于何达主编「伴侣」诗页。那时，他和几位香港的年轻作者的诗作吸引了我。经过时间的淘汰，只剩下他仍继续写诗。其才华愈来愈焕发，创作愈来愈多，也愈来愈光芒四射。

十四年来，他出版了「铅印的诗稿」、「急水门」、「分流角」及「回魂夜」。他一直不断攀登诗的险峰。

十二年前，我在弥敦道的一间旅馆里同他见面，恍如昨日，他的音容仍烙印脑际！真希望他住在南方，不必让人时常伸颈望北，望长空望大洋而兴叹！

有人以为，他的诗缺少「美」。这点，我不同意。但他们却不知道，韩诗的最大特点是「真」。不信，读一读他的「回魂夜」，那真是令人感动流泪的诗。

这些年来，他的种种不幸遭遇，我无法伸出援手，令人一直耿耿于怀。我希望，他能忘掉「回魂夜」，也忘掉别人的误解，为人类创作更多更好的诗来。

(二)

马来西亚的何乃健早在「伴侣」之前的「海光」崭露头角了。而且，很早就出了一本「碎叶」，他的小诗成就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他的小诗的营养或许来自印度诗圣泰戈尔和中国的冰心，但却别具个人风格，令人耳目一新。

乃健的诗，不但存真，也很注重文字的纯净，因而形成清新的风格。他的小诗在练字练句方面都很肯下功夫，从许多例子，可以看出其别出心裁的心思。他的小诗早期较多抒情，哲理的成分较少。后期似乎有些转变。他曾向我提出：是否更多的内容可以包括在一首小诗里？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个人粗浅的看法是：要以三五行诗来表达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激动人心的画面，似乎难乎其难。然惟其难，对有才华的诗人来说才是一项真正的挑战。

乃健除诗外，其散文也是众口皆碑。有人以为，若没有很好的散文创作基础，一个诗人要将诗写得好是不可能的，想来不无道理。

乃健同韩牧一样，都是十分诚恳的人。他们二人至今仍未见面，但在书信中却似多年老友。是什么原因呢？是「诗」，起了桥樑作用。

诗言志。诗贵「真」、「善」、「美」。具备了这样品质的人，才能写诗，也才能写出这时代的强音。

（三）

三人中，新加坡的秦林写得较少，调子也较低沉。一方面，这几年他兼写一些随笔和文艺评论。另一方面，周围的险恶环境，也使他暂时疏远了「诗」。然而，对写诗，他仍然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永远也不会改变。

(四)

这个集子，纪念三人真挚的友谊。

取名「裁风剪雨」，含有互相鼓励的意思。燕子，是一种形象，我们三人虽然来自三个不同的地区，然而都翱翔在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太阳下，追寻相同的理想。

秦林

1983年12月16日

何乃健

原籍广东顺德，1946年出生于曼谷
著作有：

碎叶(诗集 1965)

那年的草色(散文 1976)

流萤纷飞(诗集 1978)



几簇小野菊

1

野菊怡然自得地
拥抱着晶莹的露滴
青天、白云、红日
都安祥地卧在她怀里

2

湖平如镜
天鹅聚憩在湖心
幻化而成满天白云
水中立体的倒影

3

群树喧哗着，互相排挤
争饮灿烂的阳光
浓荫下，苍苔默默地
把绿意与生机
递送入晦黯的石缝里

4

沙滩在阳光下闪耀
每粒沙砾里，都泛着岩礁
任狂涛拷打及碎尸后
不屈的灵魂绽放刚毅的微笑

5

水蛭对你的热情与体贴
上升，或者冷却
全然取决于它肚子里
吮吸了你多少血

6

雨云在开辩论会
激昂的论辞互擦出闪电
针锋相对；
群众的欢呼掀起了疾风
而掌声则爆裂成雷！

7

炎暑的夜晚
水藻把曼柔的长发披散
浸在淙淙的月光里
一面婀娜地梳洗
一边浅笑着纳凉

8

孩子，你别哭了
那颗你最爱看的启明星
正在你黝黑的眸子里
顽皮地泼水沐浴呢！

9

——仙人掌，你该迁徙到热带的园林享受
沙漠里除了风砂与海市蜃楼
没有什么值得你守候；
——那儿万紫千红春意浓，
沙漠里绿洲渐萎需要我坚守；

10

烟花在夜空绽放
每粒火花的愿望
就是化短暂的生命
为星辰永恒的熠闪；

11

胡姬把根植在风里
附托青春于易剥的树皮；
榕树却深爱自己的土地
横一截新枝，
就垂一柱柱根须入土里
既使龙卷风
也不能使他和土地分离。

12

海上的月亮
金蛇蛰居的殿堂

只要微风轻拂
浪里就万头窜钻，金鳞耀闪！

13

为了什么罪懺悔？
星空哭泣了
熠熠的星辰闪烁着
永不风乾的涩泪！

14

当含羞草已卑怯的低下头
你仍要把她蹂躏和挑逗
芒刺将被迫以你的血
来涂抹自尊的伤口！

15

人生是一道聚合为经
离别做纬织成的网
我们都是这网里的鱼！

16

飞扑之前先冷静认清方向
不是所有光芒都象征新希望
灯蛾，有的光源来自

死神提着的灯笼
诱你去赴自焚的火葬

17

每当暮色在咖啡里愈拌愈浓
桌灯就为我的窗户睁开
一只内视的眼瞳
默默地凝注着
我心灵的脉动

18

我翻着一页页历史的陈迹
何其多风云人物把影子浸在河里
费尽一河的水
仍不能把污浊的影子涤洗
我真想逆着时间向历史的上流涉水而去
推推他们的肩膀说
只要掬一把清水
就能洗净脸上的血迹

19

庵堂里的老丘尼
敲着古老的木鱼
敲落了满天星斗，在晨曦

坠入沾露的蛛网里
串成长长的念珠
悬在风檐底

20

老农使劲的把镰刀磨着
把刀刃上那片灰濛的暮色
磨亮为眩眼的朝阳

21

只要雨露，只要艳阳天
爱情就会把心变成一片蕉园
即使甘蔗植根在苦涩的土里
心里的汁却比蜜糖还甜

22

晚风把围捕到的云朵驱赶
聚集在西边的水平线上
以夕阳的余辉
烤熟了嫣红的霞霓
和远山与海浪
分享这顿丰富的晚餐

23

麻雀啁啾着，在田里

闲聊着农场里的政治问题——
这地头竖着太多惺忪的稻草人
只懂得守护脚下的芦苇
却忽略了大片田里金黄的穀粒

24

悠悠逝水冲走了投江的诗人
冲不走的是他不屈的灵魂
千载后他仍以霞采在水面上写诗
他以盛开的莲花来表露心志
白的花朵代表他的忠贞
红的花朵燃烧着千年不熄的悲愤

25

寒月盘坐在枯槁上
凝视残叶掌中
夜露冻凝的水晶球
透视众生的轮回

26

柚木是最怀乡的树
以每一道树纹与年轮
在心里绘上山河图
緬怀植根的乡土

27

别催了，秋蝉
潺湲的山涧
已给催成
行脚匆匆的流泉

28

耐不住长夜的酷寒
大海揭竿而起
在岩礁上，
澎湃的浪涛
击碎自己
加速地球的自转

29

有的人把道德挂在口头
象经年累月衔着烟斗
袅袅的烟圈吐纳着谎言
承诺象烟丝，燃成灰烬
就给抖落在身后

30

蠢鱼有时是值得颂赞的
当它咬破书中的谎言

31

当黑夜把落日嚙吞了
乌鸦就急不及待的
为黑色的政权辩白——
夜的统治是最公平的呀
所有鸟类的羽翎都和我一样
展现高贵的颜色！

32

我把心灵向你呈上
沉默的思维，你指挥我的神经和脉膊
象沉默的指挥棒
控制整个管弦乐队的交响

33

当苍翠的叶子
开始厌弃根须的秒潮时
它就开始枯萎了！

34

由愈高，愈险，愈嶙峋的悬崖
——俯冲
瀑布，你的笑声就愈豪迈
愈令山河激动
你的吐气哼呵出更瑰丽的彩虹！

35

闪电把利斧挥扬
轰隆隆的朝向
浓云堆砌的牢门劈斩
要把下狱的繁星解放

36

因为一只浪游的萤火虫误陷蛛网
荷塘里的蛙群为此
鼓噪着争议了整个夜晚——
是谁的神力把一颗流星捞起
悬在林梢上？

37

云卧在河里
水牛卧在云里
斑鸠憩在牛角上
静观牧童的鱼钩荡一圈涟漪
一尾泥鳅啃着将坠的斜阳
从云后腾跃而起

38

悄立在睡莲之上，蜻蜓
侧着脸静静地窃听

莲叶下游鱼喋喋私语时
漪涟漾开的隐情

39

这怎不叫人气恼
芭蕉撕裂了千掌
凄苦的哀求和哭号
还是挽留不住薄情的风
浪子的行脚

40

薄倖的浪
当你跪着向涨潮的堤岸
把浪花与甜言献上
你可知道远处退潮的海滩里
一尾被你遗弃的鱼
正在垂死的残喘？

41

踩熄你的忧悵和落寞
像踩熄烟蒂惨淡的火
没有一座高山能阻挠旭日升起
最厚的云曙光也终能突破
抖一抖你的行囊起步吧

别忘了弹落袖口的尘埃
以及残存的夜色

42

炊烟袅袅地欠伸着腰
轻轻地搓揉着渐浓的暮色
逗醒了一颗星星，无数颗星星
逗醒了一只夜空的眼睛
无数只眼睛

43

新月撒下了银色的网
轻轻的漂荡
到了圆月的夜晚
捞获的繁星
都卸满了，在船舱上

44

煤在燃着，
熊熊的火
原来是那朵
在原始森林里禅坐
在地震时深深被活埋了
千百个世纪的阳光
再次的复活！

45

——檐雨，你为何嗟叹而去
不与久违的琼瓦多叙一叙？
——我不忍睹纬帐里的少女
苦笑里闪烁着泪影
浅浅的酒窝里斟着浓浓的愁绪！

46

鞭炮怀着革命的热情
炸碎自己
让血肉缤纷如落英
覆盖雪路的泥泞

47

蜘蛛吐了一面大网
把赶路的飞絮阻拦：
——歇一会儿吧，朋友
今晚，让我们痛饮露里的星光
你且把逆旅的风霜暂忘！

48

猫头鹰
是你瞪着的怒目
令整个监视你的星空眨眼
叫包围着你的山林瑟缩

49

大海抽搦着
翻掀着浪
腹里沸腾着滚汤
因为刚刚贪婪地吞咽了
整颗烤红的夕阳

50

游鱼耐心地
喋喋着一圈一圈的漪涟
漾开发酵着忧郁的浓云
以及荫霾的天
推往芦苇深处
为湖心荡起骄阳的笑靥

51

抡着疲惫的瘦舌
风里的蜡烛挣扎着
要在寂灭前
舐尽苍茫的暮霭
把夜幕挑破

52

何必那么神气呢
雄鸡，

不管你啼，或者不啼
每个晨曦，白日醒来
都会把暮色如睡蓆卷起

53

红晕在花瓣上浮泛
花蕊在轻轻抖颤
蔷薇细细地叮咛
——蜜蜂呀，百忙中
可别把心事误传！

54

整天在隧道里营钻
逃避阳光
白蚁，即使你把蚁窝建成塔
你的生命还是像肤色一样
灰白与蜡黄！

55

突破污泥
高擎出沍寒的湖面
千朵红莲举起了
狂风吹不熄
淫雨淋不灭的火焰

56

风里的旗
像鹰隼被缚的长翼
挣扎着
要冲天而起！

57

风筝
你在蓝天里扬帆
全然无畏云隙间
嶙峋的险滩

58

喷泉
你哗啦啦的向天空冲上去
藉彩灯的光芒向星月阿谀
最后还是要坠回地上的沟渠

59

孤零的雨点只能哑默地
闪烁着泪光
汇聚成河的雨点
则没有任何力量
能抑制他歌唱！

60

后羿射下的太阳
千万年后的余烬
化成海底的红海葵，
千臂愤张
涛声是他们掀起的呐喊！

1979—1983

爱情，弓弦

两条平行线，许多爱情
绕了一圈赤道 灵魂还不能复合
于焦点

两条直交线，许多爱情
夹着一个竖起怒目的钝角
愈飞愈远

而我们，我们的爱情是雕弓银弦
以千个后羿的膂力
才弧满了中秋的月圆

别让这份爱情月蚀了
别搭上配利镞的箭

1966年

对流雨

不曾像连绵的季候雨
潮湿了整个季节的欢愉

我们吵咀 像酝酿一阵对流雨
电离子急躁的上升
赶墟集似的往云里聚

荷电的雨积云拂着驯兽鞭
互黏着两颗心
两堆饱和着雨的海绵

你的泪哭到最后霏霏如缕
在初霁的蓝天里
把搭虹的阳光美丽地扭曲

1966年

来了，晨！

醒自太阳的床铺，醒自东方的凹谷
晨曦姗姗到来了，披一肩翩逸的雾
小草顶托着晶莹的露珠，饕集在园圃
殷勤地为她轻轻盥濯，细细膏沐

河水揉着睡眼挣脱梦的缱绻缠绵
闹着笑着，冲过闸口，奔入稻田
水花飞溅，舞动金蛇，荡到田垅
溅上老农的咀角，融微笑于一片

岸上，歌声迴荡，捣衣的女郎
赶着晨光，把衣裳，浸在晓霞中洗浣
姑娘，你挑着水，走得这么匆忙，
莫非，炉中火正旺？

髹上了曙光，校舍耸然，在山岗，金壁辉煌
钟铎响叮当，早操了，快列队到操场
植一行行笔直的影在草上，朋友
你把阳光藏在汗里，滋味怎样？

芭场大清早，已集满了啄木鸟
哗然紧接哗然，大树急随大树翻倒
呵，伐木的同胞，你，太阳的响导，
斩塌了黑夜的藏身窠，引入大块阳光

烘乾了土地濡湿千年的大袂
你们的虎背熊腰
在阳光下比铜像更闪耀！

1966年



卖火柴的女孩

——取自安徒生童话

像不及冬眠蛰居的蛇，蜿蜒的街，
僵僵于桦树刺戮着的夜；
飒飒的北风引来了满天的霜雪，
粉刷了城头的雉堞，阶前的瓦砾。

她握着一把火柴逆风缓缓曳行，
赤足冻紫了仍赚不到一个先令，
忧虑像雪花，在她心中越积越厚
为她发鬓披上白纱巾；

寒潮抽搐着她的下颚敲打上颚的齿列，
啮咬着每一块骨头，每一处关节；
战慄中她燃着一根火柴，坐在墙角歇歇，
蓦地她瞥见熊熊的铜炉在火中明了又灭。

喘息中她无力的再擦亮一个火种，一个梦，
眼中倏忽出现千枝烛火在圣诞树上舞蹈；
只一眨眼，一切又重归朦胧，
千朵烛火化成千颗星星在眼前闪动。

迷茫里她把全部火柴烧成一团太阳，
温暖中她仿佛觉得伏在祖母的胸膛，
她们随着火烟腾空而上，世界渐渐小了，
最后潜形于无边的黑暗！

1967年

春之恋

春天由须根从黑土中汲起来了
她扮装为花圃中熙攘的鲜花万朵
朋友呵，你想围上铁栏把春关住么？
夏日到来时，她只要把花裳卸下
揪着黄鹂的尾翎就飞遁无踪了！

春天沿着岸草萋萋的山涧到来了
她和游鱼结伙，悠然地打石矶经过
朋友呵，你想安置网罟把春囚困么？
她只要把自己揉成一蛇闪烁的阳光
钻游过密密的网眼笑着荡走了！

春天操着百鸟的金嗓子到来了
歌声渗过露珠而圆润，
沪过薄雾而柔和，而你呵
朋友，你想张布捕雀网把她罩着么？
她是轻盈的旋律，跨骑着风颭
踩过绿树梢头翩然远逸了！

春天带着阳光和雨水到心中来了
朋友呀朋友，快把检好的松籽埋好吧
用不因煎熬而乾涸的微笑去浇洒它
以坚韧的信念作棚架把幼苗扶持着
直到绿针能在高风里啜饮阳光，那当儿

不管春去秋来，春天和绿意
在你心中同是不褪的颜色！

1967年



舍利子

倘若火焚了我的记忆
留下的只有我的梦想与
爱情
结晶而成的一溜舍利

你且托着它 在掌心
像接玩梦里攀摘的一颗星
看它终宵熠熠而荧

或许你的心会变形成蜘蛛
饱和整个丝囊的殷慕
那你就曳牵着这缕辉芒纺织吧
网捕许多已淡的虹彩
许多夹叠着月光的往事

1969年

停了，心跳

如果一旦我的心脉
象突然停顿了的钟摆
你不要哭泣
也不用悲哀
就是泪水汹涌成海啸
也不能把我唤醒过来

回归到太初的混沌里
象一滩水变形成一团的蒸气
当你哭泣时我是沾着泪痕的尘埃
燕子筑巢时，或许
我会渗入你檐头的春泥

你也无须在梦里把我寻找
即使闪电也追踪不到我的行脚
其实我恒在你的身畔呢
只要你翻一翻我给你写过的诗行
每个字里都有我的心跳！

秦林

原籍福建厦门鼓浪屿，
1944年出生于吉兰丹哥打峇汝
著作有：

新星集(诗集 1967)

小阳春(诗集 1969)

喷泉(诗集 1970)

登高吟(诗集 1974，署名常追风)

芦苇集(随笔 1978，署名常追风)

秦林诗抄(诗集 1980)

啁啾集(文集，六人合编 1983)

卡门小唱

1. 在星光下织绵

卡门

你不是海伦

不用挂心遗失在和平中

也不会被特洛伊的木马载走

你就是你

不需要在吹捧和奉承中

将身价越抬越高

在星光下 默默织绵

披在宇宙的美丽天体上

2. 吟诵月华

卡门

太阳正当中了

而我的鬓白维系片片金光

遥远大海对岸

岁月正向远方遨游

少年游的眉飞色舞

已被海鸟衔走

卡门

唯有你留下相伴

这是吟诵月华的良辰美景……

3. 寒冷的风

卡门

妳有所不知
我有难以言尽的隐痛

这不是和平的时代
托翁的战争规模更令人寝食难安
这需要向主祈求
更大的信心和勇气

哀哉

我们的梦乡里波涛汹涌
寒冷的风刺痛每根神经……

4. 卡门的花园

卡门的花园

是一抹神秘的蒙娜丽莎的微笑

这里有花
百花齐放

这里有鸟
百鸟争鸣

象秋一般肃静
盈盈蝶衣追踪声声古箫

倘你 徜徉其中
可以测量那寂寞的深度

9.79

七月杂咏

(一)四月 阳光晴美

四月阳光未睡 着力地洗涤
我们污浊发汗的灵魂
如此晴美 毋须任何点缀
——仰卧眺望蓝天 渴求
笛声悠悠 随手捕捉一串音响

且听我说 有一匹千里马
在草原上奔驰追风 湖泊中
一只雪白的仙鹤轻拨竖琴
若是以前 我可不太了解
何以一切生灵都生气勃勃

你不说我也该领悟
一切出招都是预言 一切手势
都是一言难尽的哲理
……逝去了一个春天 还继续着春天
在南国 太阳永远是一面镜子
映照我的鬓白和丰盈的妳

附记：四月，淡莹寄赠「太极诗谱」，因俗事缠身不能平心静气精读，但佳篇佳句时时叩响心扉，遂留下这些「心痕」，並不希冀流传后代……

(二)平淡的梦

风吹树叶响 让我说一个
平 淡 的 梦

——在细雨斜晖的黄昏里
河滩上燃起一堆篝火
泛漾独木舟 垂钓一钩新月

她不在树梢 也不在湖底
更不会在山峰或森林的背后
茉莉花香浓郁 不曾令人沉醉
禁不住低吟千万遍阳关
让星儿去窃笑吧 我只得一路擦拭
晶莹的一杯惆怅 在夜色如水的梦乡里……

(三)临崖杂想

你喜欢临崖吗？风雨之日
可以远眺澎湃激浪 若隐若现
卡秋莎的柔柔眼波（注） 是啊
任何人都不能避开悲哀的追踪

一次偶然的接触 常孕育
一生最美丽的回忆 此时雾朦胧

水朦胧 山也朦胧 而人呢
凝望回忆育成朵朵涟漪泛开……

(注) 卡秋莎，托尔斯泰名著「复活」中的女主角。



7.79

八月杂咏

(一) 倾注夜色

浅尝一杯「鸿门宴」的酒后
微醺得烽火般嫣红
从「史记」中翩然出现虞姬
身腰迴旋 舞得室内灯影如画

且收下这一片深情款待
来共饮吧！我是易醉又不会醉的人
取下悬在星空的晶莹酒杯
倾注夜色 夜色是永远溢不满的
月华灿烂 弦月像摆渡的船
那里是楚河 那里是汉界 那一滩银河
莫非就是乌江 已呜咽不成声

附记：淡莹诗「虞姬」：她是一朵开错了季节的「海棠花」既写出「红颜薄命」，也令人感慨自古以来，「事非成败转成空」。

(二) 八月

八月 这是一个诱惑人
去写诗的季节 栽种的向阳花
也激奋地去捕捉金光 忘了寂寞

回首 惊喜春天丰盈地
站在五色喷泉旁 手挥吊钟花
发出叮叮当当一串铃响 我醉了

(三)高歌今宵

我怎会忘掉太阳呢？
在春意料峭的时刻
她脱下一身金衣披裹我
颤抖的灵魂 黄昏在窗外呛咳
一盆炉火烧熔了冬季 饮酒吧！
才不觉得时间过得踉跄
且高歌今宵有酒今宵醉
睡意遂朦胧起来了
而一切眼景相对地明亮闪光……

8.79

将日子摺成一本诗集藏在袋里
我不知道「序言」精彩还是「后记」生动
总之它是绝版本 不能翻版

有人想出一个堂皇的理由
给它烫金字和注目的装帧
然而 我不相信它能畅销
不是春天 不会被人抢购(注)

单听蝉声是很无聊的事
不如让我们唱一支歌给蝉听
或者就自命平凡 弄一支笛
在红霞如火的黄昏里吹奏

注：「春天永远是抢购的对象」(肖白)。

9.79

果园

果园是人类罪恶的渊藪？
为解答这个圣经之谜
穿越风雨 跟踪星子
就这样 我走过漫长的旅途

南方的春天闪烁金色的诱惑
啊 深深的荫复拉住脚跟
抬头尽是累累果实
累累果实洋溢欢欣

我们始终向往阿当和夏娃
的勇敢 让落叶将蛇埋葬
从禁园 人类的希望融入了晨霭。

2.80

我不信服 说我的语言
没有燃烧熊熊的火焰
黄昏将尽 天边一抹红霞
难道不是我呕心之作？

昨夜匆匆走过海边
风雨以狂暴的态度对海鸟
叹息 我是一株被压迫的芦苇
只能以纤细的手掌轻掩
大地的脸庞 不让被打湿

哦 当明月冉冉上升
且让我舞一支「海韵」
轻飘的 轻飘的像一缕烟
将我的语言倾吐为飞泉

2.80

风吹芦苇响

风吹芦苇响
风从左边猛吹
芦苇东斜西倒
没有挺得起身体

风啊，风啊
你是大自然的主宰

风吹芦苇响。
唱晚的渔舟呢
暮色苍茫的湖泊
笼罩沉寂气氛

风啊，风啊
你是大自然的主宰

风吹芦苇响。
落霞藏在幽谷
孤雾沉入深水
寻觅才华洋溢的诗人

风啊，风啊
你是大自然的主宰

风吹芦苇响。

一只 两只 六只
无数只秋鹭发出齐鸣
对着风向 落力直飞

风啊，风啊
你还是大自然的主宰？

2.80

声音

一天，圣女贞德
听见一种呼唤的声音
声音呀，像檐滴
不停地滴落她的心坎
燃起为国报身的愿望

我常走在雨中
迷蒙中仿佛飘来一种
声音，和着踏浪的节拍
庄严的声音呀，是历史老人
娓娓地指示我们新任务

1.81

蓦然回首

黄昏细雨挂天边
笼罩远边山山树树
仿佛是一幅风景
在梦中若隐若现
一恍十年，生死两茫茫
阴晴交迭，人世变幻无穷
而我却喜欢听一种
音乐：雨声沙沙晰晰
是絮语，又是诗的语言
是呼唤，呼唤晚霞缀苍茫
是希望，希望新月洒银光
希望那人摘一片云彩走来
蓦然回首，一只黑猫踱足走过……

1.81

多美好的平安夜

多美好的平安夜
星星坐在湖畔
围着月亮听故事

——基督怎样在马槽诞生
替穷人做事任劳任怨……
星星们闪着眼
湖水一片光华

——教民怎样在斗兽场挣扎
暴君狂笑成绝响……
星星们摇着头
湖水荡漾涟漪

多美好的平安夜
多少可爱的小星星
耳闻人间多少不平
目睹世道多少纷争

轻微的叹息声
是星星的泪水
滴在梦的长河上
网住所有的清冷

我独坐湖畔冰冷的
石椅上，翻阅《启示录》
多美好的平安夜
多沉寂的夜晚……



1.81

小城组诗

(一)

小城的名字名闻遐迩
像一张发霉的钞票
经过一只又一只
肮脏的手，把它揉皱

霓虹灯闪烁妩媚
迷惑了月亮的清光
书摊上摆着色情书刊
淳朴在冷风中抖索

(二)

无奈在小城停逗
难熬通宵寂寞
一轮明月悬天空
秦笛早已生锈？

乡愁像雾悄然上升
重重笼罩门前路灯
我想起了故乡的路灯
仍然照着蜿蜒的小路？

(三)

小城风景很平常
连绵的山围住外屏
像不会说话的巨人

蝴蝶 千里外飞来
越过青翠的重山
这里飘来 那里飘去

小城
不曾响起魔笛(注)

(注)童话：一个城市发生鼠患，远方一个吹魔笛的人吹奏魔笛引群鼠入河。该城市人民不遵守诺言，未付赏金。结果，他又吹起魔笛带走所有儿童。

1.81

小城小谣

从南方到北方
多少高山屹立
从我的叹息声
它知道我的行踪

唉，高山啊
请随我一起走！

从南方到北方
多少河流潺潺
从我的掩泣声
它知道我的踪迹

唉，河流啊
请随我一起走！

从南方到北方
心头一直忐忑不安
和少女俏媚的表情
形成强烈对照

唉，少女啊
你可是贩卖青春？

从南方到北方
艳阳悬挂穹苍
不见烟硝弥漫
只听莺歌燕语

唉！小城啊
你可是纸醉金迷！

2.81

观发刻展览会有感

用你的手
刻掉「不可能」一词
在你运用气功的一瞬间
整个宇宙都屏息凝注

唐诗。在三百首以外
在你的生命之中
就是一根发，能飘过五湖四海
能在天宇擎一根「信心」底柱

附：沈为众先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中国发刻作家，其发刻作品，以“鬼斧神
工”形容实不为过。

2.81

偃卧郊外吟哦抒情诗
星星先后围拢聆听
雾落如烟 蓦然发现一个海港
满目风帆桅樯 飘荡逸乐狂欢

没有冬天卖火柴的小女孩
夏天在高钟楼上闪亮主的
红光 还闪耀着无数霓虹灯
逢人就低吟沉沉的梦之音

呵 我的抒情诗 我的歌
像水银泻入都市的烟囱里
漆黑的海洋中 天风传来
优利赛斯(注)轻微的感叹……

(注)古代诗人荷马史诗中的主角

12.81

旅人小札

(一)旷野的树

旷野一棵树
笔直如孤烟
天天受风吹
天天受雨打
旅人见了都发出一声叹息！

若我是它
也不怕风吹和雨打
在自由的旷野里
我是一棵自由的树！

(二)飞鸟

衔一串唐诗，飞越重山
飞鸟发出愉快的鸣声！

我思想
所以我是一只飞鸟！

我们的国土是一颗星

从裕华园和星和园的
古色古香 到飞禽走兽
从鲜艳的珊瑚和贝壳
到鱼尾狮和绿水蓝天

我们的国土是一颗星
在荒凉的海中塑造出
丰盈与绿荫 完美与水泉

人们仰望天空
于沉寂的朦胧月色中
星光明亮 金石铿然
宛如星子吟诵颂诗……

7.82

卡门组曲

(一) 彼崖冷然——给尤琴

卡门 我听见你在梦中啜泣
过去的良辰美景
不再重现于水晶
如何召唤过去
令人束手无策

我们被遗弃一如弃婴
失落荒野 痛苦的嚎啕
艾略特啊 你于今何处？

真的 如何超越永恒的银河
是你的苦恼
也是我的烦闷
当彼岸冷然如冰 烟霭迷漾
我们且披上舞衣
扮演一出悲剧的主角
让人们记住这一瞬间的回响……

(二) 晚会——给原甸

你对爱情的呼唤
夜夜传入我的梦中

卡门，青春的哭泣
是何等使人心头烦闷
泣声丝丝入扣
小楼一夜听春雨！

年轻的海涅爱慕德意志的风韵
用诗表达心中的激情
当箭头离弦凌空翱翔
它终要觅树而降，觅水而落
当歌声伴随月光停留天井旁
诗人啊，那双绣鞋可寻回？

不堪回首，不堪回首的不是故国
月光如水 星儿似花
都在等着一个晚会的开始

（三）裸体的月光——给韩牧

卡门，别以深情的眼光
责备我抚爱月光的裸体
莫非你忘了，过去甜蜜的回忆
像一串串风铃为我系在屋檐下？

难道我就这样永住爱巢
寸步不离你以实现自己的宿愿？

难道要我把那扣人心弦的世界抛开？
虔诚的信念从何来？
它也许藏在千年酒罈中
借问酒家何处寻？

醉眼惺忪，只见月光呵
像雪白的少女从山峰跃下
爱情呵，千万要经得住折磨！

(四) 形象

走进万里平沙
仙人掌向我索取形象
卡门 我有那份真的形象么？

骆驼系带铜铃
坚毅的脚步那么形象
卡门 我有那份美的形象么？

诚恳是我的形象
率直是我的形象
寻遍荒野的星子
卡门 你所要求的
莫非就是如此寂寞的发亮的形象！

韩牧

1938年出生于澳门，现居香港
著作有：

铅印的诗稿(诗集，1969)

急水门(诗集 1979)

分流角(诗集 1982)

回魂夜(诗集 1983)

遥寄南方的朋友们

(一)

我曾攀上本港第一高峰
极目南望
浩瀚的海洋却遮住了视线
我知道
你们就在弯弯的水平线下面
我埋怨 地球为什么要圆

南来的云阵是你们的诗行
安慰我 以丰富的形象
亚答屋 豪雨 椰树
胶林和高原
以及一片片阳光宠爱的地面
云 太高了
我只好拥抱
每一阵南来的温暖

(二)

我曾远航到本港极南的荒岛
跋涉到荒岛极南的崖下
陶醉于南太平洋早熟的热情
又附耳岩壁
倾听赤道的巨涛的回响

我妒忌着那白色的燕子
生活拖累不了牠们的轻盈
现在出发
明天就抵达你们的边境
毋须旅费
毋须入境证

(三)

每晚
收音机旁我守候你们今天的晴雨
萤光幕前注视你们的血泪和笑影
我曾多次把这些
错当成本地新闻

请勿误会自北袭来的寒流是我
请你们原谅
我只能流泪
我的身躯不足以替你们阻挡

(四)

你们操着我的方言
我现在书写着你们的文字

我们的肤色容貌
也一定很相似
可能在五百年前
我们诞生在同一个家庭里

五百年后
你们变成了云变成了风
我也变成白色的燕子
宇宙的疆界才是我们的疆界
我们将永远
飞翔在一起

一九六九年七月，香港。
(初刊于新加坡《南方文艺》)

个人资料

小序

马来亚大学一位教授正在编一本《中国新诗选》，日前来信索取履历和传略；我感到填写不易，于是重温了一下我自己的个人资料。我一向迷信着：作品，应该是作者与读者的连系的全部，而且应该自有其独立的生命的。

一九七八年十月，在香港。

姓名

姓韩 名牧
行不改姓坐不化名

家父家母不姓韩
他们也没有给我取名为牧
我没有
韩牧的身份证

姓和名有什么重要呢
它们不是意念不是行为
世界上很多民族没有姓
很多人没有名

志在留名的人不会落空
他们遗臭万年

性别

男

男也好 女也好

同样只占人类的一半

所占的

同样是不能自足的一半

国籍

中国

就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

要现代化的那一个国家

护照我是没有的

我只有

一本绿皮的《香港居民身份证证明书》

一本红皮的《回港证》以及

一个看不见的

跳动的心

对于手术劣拙的医生来说

它跳动的时候是难以剖示的

原籍·出生地

父系二十代以前落籍何处不知道
上二十代 攀过梅岭向南移
停顿在一个桑基连着鱼塘的地方
那里的男子不种田
那里的女子不出嫁

祖父母的一代 再向南移
与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成了同乡
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邂逅了
在我的外祖父的祖居
母系三代以前住在何处呢
不知道

父母亲的一代 再向南移
一个存有中国风味
又具有拉丁情调的小城
我就在那儿出生
出生证明书没有领取
我的父母根本没想过它的用处

母系连我四代以来
父系连我二十一代以来

都是喝珠江的水长大的

我是珠江的小孙子

我又是地球上所有河流的养子

出生日期

那一年的花朝节特别冷

凌晨一点

一条又窄又斜的碎石小巷里

悄悄地

一个花蕾要开了 在春寒

是泥黄色的

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

没有人知道它将来爱诗

它自己也不知道

它不知道

当自己盛放的时候

繁杂的赞美声中

有一声是凌辱

年龄·诗龄

新诗出现之后二十年

我才出生

自觉生不逢辰

新中国出生之后二十年

我才学诗

可谓起步太晚

三岁五岁时随口唱出的歌儿

只是歌儿

十岁廿岁时苦苦吟哦的那些分行

也不能当诗

就像睡在母亲肚里的

那十个月

不能算历史

相貌(代近照之一)

矮个子 黑皮肤

圆头 阔面

厚厚的翹唇

「海內昆侖 海外昆侖」

什麼叫做「昆侖」呢

請翻一翻《辭海》

真巧 妻第一次见到我

就惊詫我有KAREN人的长相

KAREN是南洋一个少数民族

人译做「吉仁」我译做「昆侖」

為什麼叫做「昆侖」呢

請翻一翻考证史地的书

自问稍有种族歧视癖

或者稍有民族自大狂的朋友们

不必翻

发型(代近照之二)

三十年来都是这个样子

再过三十年

全头斑白或者全头皆白

我也不会改变

不分界 不长不短
短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这样长
长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这么短
我说这是胎儿的发型
胎儿的发型就是对母亲的纪念
向空气宣告我的到来
向风 招展我的存在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的头发很长
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
母亲逝世
我一百天没有剪

掌纹(代指模)

是三条主纹分列的
川字掌

川
就是黄河 长江和珠江
谁要说它代表感情 智慧和生命
也是贴切的
在这一只左掌

右掌的川

当然是淡水河 浊水溪和高屏溪了

随着我的成长以至衰老

而日渐深刻的这些江河

无始无终地

连着我的心脏

双手合十

台湾海峡流过我掌间

学历

(一)

「工匠巷」的菜市旁边

金字顶一间破旧的木楼房的

楼上 有透光透气的天窗

一个超龄的新生

得到一位同乡长辈的资助

进了这家贫穷的小学

第一天 要跪孔圣人

直发长衫独身的女校长说

这个男孩子沉静得像个女生

雨声 打响了屋瓦
雨水滴在我的石板的生字上
滴在我蓝色的工人裤上
滴在木地板上的我的藤书篮上
我尖顶的大竹帽和木屐上

混和了雨水或者阳光的
嘈杂的叫卖声 每一个上午和黄昏
混和了不很整齐的书声和歌声
读书用广东话
唱歌用「国音」

「国音」就是 ㄅ ㄆ ㄇ ㄋ 每星期两课
「美术」就是画国画 老师穿灰布长衫
「劳作」是女生绣花 男生刻木板
国语课本里有几首诗
用特别瘦长的字体来印
许许多多年以后我才知道
那是胡适和刘大白的作品

有一科叫「公民训练」
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一课：
「我笑的时候
留心不要露出牙龈」

三年级 当了「中国幼童军」
黄制服 黑长袜 榄鼓帽 三色领巾
肩章 队色 胸章 校章 哨子绳
军刀和军绳吊在腰带上
左胸袋两竖白布条——我是小队长

「日行一善」 走在街上就是找蕉皮
遇到教练和童子军都要「致礼」
立正 竖两个指头在帽边

学打绳结 学吹号
学打旗语 学操兵——「会操」
连续几个钟头扛一枝童军棍
有轻有重 谁都抢一枝轻的扛

每年初夏有一天
小城的学校都要放假
早晨 教堂的大钟一齐摇响了
公园里挤满了学生的队伍和官员
我们依次走到那个岩洞的洞口
献花 向一个铜像

四百年前一个西洋诗人
在这岩洞里写下那篇有名的长诗

他一手拿笔 一手拿剑

可惜 他只有左眼

(二)

助学金 奖学金

我升上了初中

半山上一家高贵的男子学院

清风 带着松涛和蝉声

经过日光眩目的空荡荡的水泥篮球场

经过满是鲜红落瓣的凤凰木的树影

经过阴阴的长廊

来到我写生的苹果和牛奶瓶上

来到我的三等分一角的设想图上

来到印上古典大师画像的我的歌谱上

来到我雪白的挺直的衬衣长裤上

那清风 来到我的钢笔尖下面的

厚厚的笔记本上

中英数理化图音体

史地动植生理卫生

没有一个学科不是注重的

尤其是英文和「修身」

这两科由意大利神父教
「修身」是浓缩了的《圣经》
国文老师须发眉毛都白了
少年时在故宫陪宣统读书
国文书里有冰心的小诗
课堂里 第一次听到艾青的名

书法图画作文演讲壁报
各种比赛都有我的份
还有推铅球六十公尺短跑等等
同学之间有的是竞争
每个学期的散学礼上
我总是高人一等的「优异生」

高中是一家艰苦的中学
没有实验室 没有运动场
图书馆的书报可以看得完
它是我自己选的
和父亲有过口头和书面的争辩

阳光
带着街道上的尘埃和冷空气
带着行人的咳嗽声和喷嚏声
零落的汽车声

和不知何来的阵阵的煤烟
反照到我们绿色的黑板
我们的老师瘦削的脸发黄的白衬衫
我们又旧又滑的木板凳
我们的女同学短短的齐辫

语文科里有闻一多和何其芳
物理化学的发明家都是俄国人
课余 到走廊吹口琴拉二胡
上天台排话剧跳集体舞
我是唯一的男角 最佳的舞伴
斗鸡舞友谊之舞青年圆舞
德意志民间舞匈牙利三人舞
女生不够时
我是最受欢迎的反串

参加「学联」的大旅行
瞻仰孙中山先生的故乡翠亨村
入夜捉萤火虫 黎明看日升
回来 在会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参加「学联」的助学运动
舞一条红绸在午台上
又踏进便溺处处的碎石小巷

访问待助的贫苦家庭
可怜 它们得到的助学金
只是两块半 什至一块半

(三)

大学 算是上过吧
是本地两家最高的学府

「上」过 没「讲」过
上的是课堂在校外的「校外课程」
艺术也好 文学也好
都不发文凭

往往 我是全班最年轻的
他们是书画家是鉴定家是收藏家
往往 全班只有我一个来自工厂
他们是教师是商家是文员
往往 我是全班最沉默的
一开口 问题里藏着叫老师迴避的答案

上课在我工余晚饭的钟点
饥饿的肠胃 饥饿的眼
惺忪的日光灯下
黑板上的粉笔字会发光

病历

发育不良又营养不良
却很少患病

十八岁

一个高中生患上幼儿病
迟到的麻疹水痘一齐来了
一点点 密成一片片
一片片联成一大片
占领了全身的皮肤
陪伴着怕风又怕光的我
是母亲咸咸的眼泪
和一盒甜甜的哈密瓜乾
和赶了又来的一群黑蚂蚁

看中医 要戒口
吃了一个月的素
病好了 哥哥说我可以当和尚

廿一岁

一个职业青年患上幼儿病
脐突症
二十一年了 我依然是母亲的婴儿

此生第一个伤口里那一截脐带
就是不肯枯萎
又红又嫩一个痛肚脐 张开
找不到胎盘找来一把手术刀

传略

三个月 在澳门
第一次照相 坐高椅 穿裙子

三岁 在香港
冬 日军入侵 连哭三昼夜抗议悬日本旗
旋避难澳门

十三岁 在澳门
第一次毕业 高小

廿三岁 在香港
第一次恋爱 失恋

卅三岁 在世界屋脊
第一次出国游历 有泪

现职

如果有薄酬的写诗不能算职业
如果有薄酬的替朋友们带孩子也不能算职业
那么 我失业

我渐渐明白妻的意思了
她是希望我有一份正当职业的

著作

无
如果著作等于书

印诗集 要花得起钱
除非有一位愿意亏本的出版商
他找到我 或者我找到他

很多老朋友曾经劝过我
节衣缩食也要弄它一两本
以免被人家看不起
闻一多的诗集也是自费的

通讯处

我是住在
名叫弥敦道的那条大河上

在东岸与西岸之间
山与海之间
天国与地府之间

我住在三度空间的交点

（初刊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乡野小品

序

与曾志成兄失去联系十年了。一九八二年春天一个周末的下午，意外重逢，在一百八十幅香港乡野摄影小品之间。这是他的摄影个展，在中环一个小小的展览厅。

只不过十年的时间，一个青年就能够通过直观，认清自己所属的环境，并且能够用朴素的艺术手段，逼真地记录下来，实在令我惊喜。

我回忆起当年我们那些乡野的日子：两对短靴，两个背囊，两个水壶，一个橙色的营帐。

如今在闹市，我一口气写了这五十一首小诗，算是对那一段日子的悼念。

1

让他们住在
高大的建筑
面壁
或者满足于纸张
或者鸟瞰我们

我们在野
以草木为伴
以日月为灯
脚行万里
眼观万象

2

放逐浮华
于是被浮华放逐

逐水草而行
我们是一种游牧的
少数民族

3

黄草 背光的黄草
蔓延着整个山谷

一代来 一代去
一代传一代

没有人知道
我们知道

4

几片小叶在枝头
绿 紫 红 黄
斑驳而缤纷

没有一片是没有蛀孔的
山野的灌木自有本色

5

一双年青的青松
相倚相依

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伴侣

孤独
而不孤独

6

极目那村屋前
清清楚楚晾着
一件黑衫

竹杆上晾着
某一个人的影
等候风

7

两个方形的黑窗
两个深陷的眼
一对木门
在当中

绿色的尼龙绳
圈过铁锈的门闩
拉紧 打一个结
结住一条横栏的长竹杆

封住的木门是紧闭的口
沉默 是永恒的声音

8

小草们
最宏伟的太阳
你们顶住了

9

喇叭花 向东 向西
没有声音

千千万万绿色的手掌
铺得满满
无可奈何的手掌

依稀有几条浮突的瓦稜
原来是一个
人去后的屋顶

10

枯树倒在水中
停止了生长

一片新叶向上
背景 是壮丽的天

11

「玉堂富贵
金屋荣华」
春联 贴在烂砖屋的脸

老实得过份
使我难堪
乡村姑娘的双颊
涂太厚的脂粉

12

黑蜘蛛
把自己
悬在透风的地图上
地图上交织着
它自己的路

13

褪色的门神 剥落
一角残纸飘落我的肩

红铁锁
锁住了门闩

锁心里锈蚀着
昨夜的雨水

14

野花
有野花的通性：
一是瘦傲
二是繁多
三是各有各的
又土又雅的色相

15

斩几枝新竹
撑住 撑不住
垂死的泥墙

破麻袋

麻绳加尼龙绳
吊起了
一幅门

16

破香炉
剩下半边

几枝「香鸡」
红得很新鲜

17

仙鹤们凝住了 天的颜色
一列三只青花神茶杯

时间 浮泊在茶水上
蛋黄色的榕叶
带着绿斑点

茶水偷偷下降
历史给留下了
三圈茶渍 在杯沿

18

白头的草
千千万万
从早晨到黄昏

晨晖 夕照
在它们的发上
镀一个个白金的冠

19

涌进来
静静地涌进来
繁叶繁枝
壅塞住这一个门口
粗野而温文

从室内 向室外
涌进来

20

庙前
地上纷纷的鲜红的
炮竹的落瓣

春节过了
没有果
响亮的自鸣是无果之花

21

石磴古道
我在古道中

前面是荒草掩蔽的
不可知
背后是墙壁
墙壁后是现代的闹市

前无去路 后无来人
我 一意孤行

22

废田上的杂草
一个完整的色谱

把单纯放大
有众多的姿彩

23

竹杆和铁锁
双重锁住
一对木门

门边齐肩处
插满的
曾经是线香

一间旧屋
一个锁住了的坟

24

檐下的墙 在阴影里
一列横印着的斜晖
锯齿形
哪一户的檐的光影？

光影下一幅红挥春
「吉星拱照」
一个入墙的泥香炉
也许算是神位

太阳不是星

25

被两间旧屋挟持着
一株小树
以它自己喜欢的
说不出理由的姿态
伸向天空

26

我在木门里
一对木门臼
双交成「井」字

在井口向下望
井
很深 很深

27

顺乎变化万千的山势
每一条山涧
有不同的水声

不守律 不切韵
各自有自然悦耳的
流动

28

青苔
是装饰了
还是掩饰了
发霉的屋角

29

白色的 一条小虫
在肥厚的菜叶的
背面

生命在背面
在暗绿的阴影中
蠕动

30

青青的草
立浅浅的水中

被浸溶了的红霞
流泛
在淡淡的水面

31

枯干 粗粗的
两三片红嫩的小叶
背了光

小叶之间 隐隐
有蛛丝连着
背了光

32

前景红叶如火
大片 大片 大片大片

远景的村屋群
一缕蓝色的炊烟
凝固

33

一朵紫喇叭
独自攀上
海边的铁丝网

圆圆的一只耳朵
倾听着潮汐
孤独 重复

34

母牛和它的儿子
望着我

无欲又无奈
遗传着的表情

35

木瓜树
叶柄乾折
巨叶乾死

而累累的木瓜悬着
正由绿变黄
由白变黑的种子啊

36

小树散生着
一群独立 在水中央

点点 滴滴
阳光碎在这海滨
一千只独立的眼睛

37

浮在黑潭上
一点寒光

真实而遥远
一点星

38

戴一个假面具
对虚伪的现实
用一个假名
在身份证上

在乡 在野
我没有面具
对日月山水
我没有名字

39

一条山径
一个沙滩
一片巨石
一个冰点的凌晨

我送给你们
一个又一个
好听的名字

你的名字是你的特征

40

一把木梯登向何处
一根担挑挑过什么

陶水缸有圆圆的容量
竹编的箩
载不了雨 载不了风

41

一棵不知名的古树
破石而出
破美学规则

用自己的
连自己也不可预知的形态
独立

42

被拦腰锯断了
一株野树

我也是一样的
只有这样你才能看到
我的编年史

43

从小见大
从静见动
从死亡见永生

一切无言
最大的内涵

最响亮的 是宣传
一扯即破的是包装

44

平平仄仄
是我踩出来的
一条野径

我敲响太阳和月亮

一东

二冬

45

黑瓦 白墙

实用而艺术

无俗可媚

无众可哗

无世可欺

无名可盗的

村屋

46

退皮了

正在退皮的一截树干

皮 还没有脱落

卷起 卷起

卷起也是一种美

47

什么昆虫织就了
一张白色的吊床
一群小小的黄绒球花
熟睡在上面

岩石 岩石间
细密而没有重量的
一张白色的网
网住了秋天

48

山从来不大声疾呼
就是山松
也不屑如此

所谓松涛
是多事的风

49

一条山涧就是这样流着
不滞 不漫
自己的速度 自己的方向

就是这样
我流进你的心里
停住 成为典故

50

任黄泥变红砖
红砖变三合土
三合土变成什么
一种死亡
接一种死亡

墓石是历史
野草是未来
我是现代

51

永恒是一座辉煌的殿宇
还是一阵海潮？

上接史前
下接史后
这一展旷野

（初刊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文学书屋 已出版的书：

人在江湖

拍案集

破帽遮颜集

落日故人情

天边的星

谭天相声集

南音集

鸿爪集

情断

伤舌

将军令和逍遥笔



9971—975—02—5

S \$3.60 M \$4.00



裁风剪雨